

## 【姬屋藏郊】 From the Inside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7853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78536>.

Rating:	<a href="#">Explicit</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 <a href="#">伯邑考</a>
Additional Tags:	<a href="#">BDSM</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 of <a href="#">Lust for Life</a>
Stats:	Published: 2023-09-14 Words: 4,513 Chapters: 1/1

## 【姬屋藏郊】 From the Inside

by [Theodoresky](#)

### Summary

\*新手Dom姬发第一次去隐秘俱乐部

俱乐部来了新人。

一张华丽且夸张的面具遮住了他上半张脸，只露出锋利的唇角和线条柔和的下巴，但像某种猛兽的眼瞳是无法被掩盖的。真空白西装敞露胸口白皙的皮肤，一根银色的项链夹在饱满的胸肌间，笔直的西装裤足够让过半的sub夹紧腿。相对比较大的聚会意味着没有绑定关系的player占大多数，所有人都在看这个年轻但气势慑人的Dom——只有Dom可以戴上面具隐藏身份。

姬发漫不经心地打量四周环境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一头猎豹进入新的领地确认自己仍然是最顶层的掠食者。Sub吞咽口水的声音能汇聚成一曲盛大的交响乐，姬发轻而易举激发了危机意识，让压迫的乌云短暂飘到其他Dom的头上。

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个新手。

他是来找玩伴的，筛选掉明显戴着私人标记的那些，他暂时还不想涉猎别人的领域，姬发的视线在Sub身上转动，但不在其中任何一个身上停留。有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个子

很高，赤裸的上身肌肉线条非常赏心悦目，浅麦色的皮肤显然经过精心保养，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乎如同细纱闪烁，下身只有一条低腰紧身裤。他能叫人误以为是Dom的部分到此结束，视线稍稍上移注意力就会被浓密的黑卷发捧着一张雕塑般的脸吸走，微微下垂的眼睛大得过分。

像头鹿，高大而温驯。

姬发转开头，刻意不流露出半点兴趣，径自走向吧台，要了一杯威士忌。还有另一个人也靠在吧台，穿着手工白丝衬衫，戴同色的面具，气质很是儒雅。姬发微微拿起冰过的酒杯，冲着男人晃了晃：“敬保护人。”

白丝衬衫的男人有些惊讶，但是他把惊讶压制在若非靠得极近就难以察觉的范围：“玩得愉快。”

姬发从善如流。

他只是站在那里，有年轻的Sub靠上来——半跪着，企图用装饰美丽的脸蹭他的裤腿：“如果您晚上没有约的，也许您会想要带走我。”其他的Sub神色露出显而易见的艳羡，胆大、直接表述渴求向来能够获取Dom的垂青。

姬发并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他只是看着那个Sub。沉默带来的威压随着时间拉长而格外难以忍受，大胆的Sub暴露在姬发的眼神里，过一会儿竟然发起抖来，柔软贴身的裤子无法隐藏他下身的状况，光是被姬发无声地看着他都快要高潮了。

“看起来你不是很能管得好自己。”姬发抿了一口酒液，他的酒量一般，喝多了皮肤会泛红，向来控制得非常精准，“不是吗？”压低声音的反问句，像是沾了水的鞭子打在赤裸的脊背上，Sub的皮肤肉眼可见地泛起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小腹抽紧，屁股到臀部在布料下痉挛。很快，深色的水渍在棉料上延展开来，Sub无法保持原来的姿势继续跪着，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息。

从头到尾姬发根本没有碰他，而且也不打算碰他。游离的Sub露出了相似的渴望的神情，姬发却看起来兴致缺缺，余光在人群寻找那个像鹿的男人。猎人在丛林里游猎，往往只挑选最漂亮的猎物，他不希望有人的羽箭比他更快。

很好找。高个子的男人正不耐烦地甩开想往他脖子上套项圈的Dom，对方显然是把他当做brat。姬发不否认brat很有趣，给猛兽拴上链子，给凶兽戴上口枷，被挑衅的Dom能玩出一万种惩罚方式——但这不适用于草食动物，尤其是鹿。虽然皮毛丰美、性情温和，但巨大

坚硬的鹿角可不只是好看的装饰品，当他们反抗时，并非为了吸引Dom的注意力，而是实实在在的——

果然，一声闷响，不识趣的Dom被摔在吧台上，面具掉在一边，羞辱指数拉满。Dom被激怒了，但保护人只冷冷抬眼，未置一词。不会有人想得罪保护人——这个圈子里至高无上的执法者，那个Dom最好自己退出去。

他的脸被公开了，短期之内恐怕不会有Sub愿意接受他的调教。

像鹿的Sub被坏了兴致，凑到保护人身边。保护人顺势抓住他微长的头发，向后施力，草食动物半是欣喜半是恼怒地暴露自己的咽喉，但保护人的动作到此为止，白丝衬衫松开了手，并未给他任何惩罚——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

“下不为例。”保护人抽了一张纸巾，慢条斯理擦着自己的每一个关节，“你得学会规矩一点，我并不想驱逐任何人，除非他再三违反规定。”

Sub的脸上没有情绪任何波动，仿佛刚刚动手的是另一个人，态度温驯地接受保护人的警告，决定忽视自己的需求提早离开。当然，他没有忘记把那个落在地板中央的项圈踢开。

是时候了。

姬发站起来，稍微收整衣服：“过来。”姬发的指令并没有针对性，但并不掩饰这是一个隐藏在普选之下的定向邀请。像鹿一样的Sub仿佛被图钉钉在原地，过了大概有十几秒才犹豫地回头：“先生？”

姬发对此的回应是轻轻敲了两下桌子。他注意到保护人第二次泄露出些许惊讶，姬发不得不思考是否自己做了什么违反领地准则的事情，他在这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可像鹿的Sub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他只是走了过来，当姬发抬起手的时候，他把漂亮的脸放进了姬发的掌心，眼下的泪痣像是一颗微小的星星闪闪发光。

“我想一个房间是有必要的。”

第一次大多数的Dom都会选择更私密的场合，独处的环境有利于Dom和Sub互相熟悉并建立联系。俱乐部提供的客房带有强烈的主题色彩，和场景相匹配的工具一应俱全。姬发不介意这时候让Sub来选择他的喜好，毕竟剩余时间里Sub将不具备这项权力。

不过，在这方面Sub好像和他一样的生疏，手指在一排钥匙中犹豫。姬发还以为像他这样美丽强健的Sub大概有过数量不低于一打的TOP。

不知道是恶趣味还是的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殷郊最后拿的竟然是皮革屋的钥匙。皮具制品的气息被经年累月地关着，酝酿出类似马圈和性的味道，充满恶趣味的粉色被装饰出虚假的品位和格调。

姬发略微打量房间，和他在资料里看过的差不多。他在雪茄椅上坐下，静静看着殷郊关门后一言不发地站在门边，高壮的一个人几乎和阴影融为一体。姬发想了想，轻轻拍了拍膝盖。

殷郊的眼睛亮了起来，深眼眶的黑眼睛亮起来就像是光打上黑曜石，岩晶流晖。他走过去，主动把脑袋搁在姬发腿上，但是非常克制，甚至没有碰到裤子的面料。姬发忍住了想笑的冲动，因为殷郊这样有点像飞头蛮——只有一颗脑袋在外面飞的妖怪。

“做得很好。”姬发没有刻意去压低声音，他的本音清亮悦耳，但是手捏住了殷郊的后颈，允许他真真实实接触到自己的身体。殷郊的头发和看上去一样柔软，姬发勾起一缕困在掌心，黑丝如绸缎在指缝间滑动：“现在告诉我你在玩的名字，以及你想要什么。”

“殷郊。”殷郊看上去有点惊讶，Dom很少会直接询问Sub的需求：“我以为这是奖励环节才关注的。”

姬发收拢的手指，抓住殷郊的卷发，让他抬起头与自己对视。姬发的眼睛清亮，语气也并不严厉，殷郊却觉得五脏六腑被人握在了掌心。“我并没有说要给你奖励，”姬发嘴唇一开一合，“我给你的第一个指令是，向我展示你的欲求，无论欲求是什么。可你没有做到，不是吗？”

“你要为此惩罚我吗？”殷郊舔了舔嘴唇，“你询问我的欲求，那么这就是我的欲求。”

姬发顿了顿，他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殷郊高大而美丽但是试图调教他的人并不多了——几乎已经被调教好了的Sub，像水一样可以接受任何容器的形状。对于Dom来说不但没有成就感甚至连意义都失去了。

“但是不要有性。”殷郊补充道。

姬发松开他的头发，面带微笑顺着他的脸颊向上挪动，直到他眼角那颗漂亮的泪痣才停住：“当然，除非你主动要求。现在去趴好——你可以自由选择是跨马还是我的膝盖。”

大概他想扮演一个仁慈的Dom，或者他也不知道要如何扮演Dom，姬发可以从殷郊的眼睛里读到疑虑。的确，姬发不是非常典型的Dom，他给出选择是为了更好的操控——让猎物自己跳进陷阱。

“如果可以的话，您的膝盖。”殷郊用上敬称，“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知道该如何在游戏里称呼您，主人？长官或者别的？”

“姬发。”姬发平静地说，虽然没有殷郊那么高，他仍然是高个子，并且一点不在意被殷郊弄脏笔直的西裤。殷郊有些为难地看着雪茄椅，半圆的扶手很难借力，腿也必须盘折起来——这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姿势，但是他仍然顺从了Dom的要求。皮革的走线压进皮肤，大概过一会儿受刺激的皮肤会印下痕迹；赤裸的胸口悬在空中，乳粒发亮；腰腹却贴着Dom的大腿，臀部固定在姬发抬手就能打到的位置。

姬发并不着急动手。他先是揉弄殷郊的腰际，间或着捏腰窝，他的手并不像他精致的脸庞一样毫无瑕疵，因为热爱弓箭活动，他的掌心磨出了厚厚的硬茧。听殷郊的呼吸由轻转重，姬发慢慢顺着他微凹的脊椎一路摸到他圆润挺翘的屁股。

殷郊还穿着裤子。姬发一边拉下松紧带，一边手推着丰润的臀肉，让裤子的边缘卡在大腿根。不知道是因为感觉到冷还是因为羞耻，殷郊打了个哆嗦。姬发轻轻拍了他左半边屁股，力度并不大，隔靴搔痒令殷郊的脊背绷直犹豫着要不要放松。姬发另一只空置的手细细密密的从他的后颈划到他的肋下：“放轻松。”

伴随他的话语，一巴掌落了下来。殷郊条件反射弹起上身，在姬发做出措施之前又压制自己回到原来的位置。后面又是比较轻的几下，但仍然是左半边，他似乎忽视另外一半臀部的存在。殷郊咬住下嘴唇，试图调整呼吸尽可能让自己忘记另一半边的空虚，突然姬发非常快速地重重地掌掴刚刚挨打过的部位。“啊！”殷郊猝不及防叫出了声，得到的是更轻也更快的几下击打，姬发力道控制得很好，每一次下落的位置误差不会超过五毫米，再来几次殷郊的屁股上就会浮现出艳红的掌印。

和美妙的热辣感觉一同浮现的是性欲，殷郊的下身硬硬的挤压着姬发的大腿。姬发的态度好像没有发现Sub身体的变化一般，继续折磨红肿发烫的皮肉，他不断变化着节奏和力道，殷郊在他的手掌之下好像是某一种乐器。殷郊的脊背迅速浮现一层细密的汗珠，疼痛的喜悦和极端的空虚撕扯着殷郊的意志力，悬空的腰部微微颤抖。

这时候姬发停下了。他停留在殷郊屁股上的视线仿佛针尖，殷郊必须用尽自己全部的克制力才能保持原位不动而不是把没有得到爱抚的另外半边送到姬发的鼻子底下。姬发轻轻笑了一声。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笑声仿佛是某种电子合成音，殷郊难受地动了动，他的小腹因此而抽紧。

非常重的一下。“好痛！”殷郊大声呻吟，他的腰绷得像是一张弓，生理性的眼泪迅速盈满眼眶，姬发按住他的腰际，连着非常重的几下，打得又重又响亮。殷郊上身失力，无法支撑自己，半张脸埋进雪茄椅的扶手，细腻的皮质贴着他的脸。他想要把自己撑起来，免得自己失控之下眼泪弄脏皮面。

但是姬发不给他这个机会。粗糙而坚硬的手掌摁住受损的皮肉，微微用力打转，饱受折磨的臀肉在他手掌下炽热地发烫。持续而鲜明的抽痛让眼眶无力继续阻拦眼泪，殷郊小声抽泣，但是他的阴茎却在裤子里跳动。

他的身体喜欢这个。殷郊无法回避，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Dom唤起过性欲，比起被支配，他更多是受虐倾向。他渴求肉体的疼痛，大多数与性无关。姬发的技巧其实一般，相比那些五花八门的道具，他更擅长于用他的手传递热与痛。

“没有性。”姬发残忍地说，他的手肘压在殷郊的脊椎上。殷郊这才发觉他正无意识地磨蹭姬发的裤缝以纾解欲望。为了惩罚他取悦自己的行为，姬发又狠狠打了他好几下。殷郊试图一边忍受一边挣扎着想要摆脱姬发的手掌。他的脑仁尖叫着：左边肯定是破皮了。

“并没有。”姬发的手掌如蛆附骨、如影随形，大力揉搓着火辣辣的部位，另一只手则绕到前胸，玩弄殷郊的乳粒：“你太紧张了。”他的手指很灵活，短短的指甲殷郊的胸口印下指甲印。

疼痛并未消解殷郊的欲望，反而让他整个下身陷入了一种麻木的渴求。右边的空虚顺着皮下的骨骼一路蔓延到了身前身后。“停下！”殷郊第一次在游戏中叫停，他受不了这种像是蚂蚁酸液密密麻麻腐蚀他骨头的痒意，可是他身后的Dom控制了他的身体：“停下来！”

姬发没有停，相反他极快地又打了几下，然后勾起松紧带，拉开又弹回去。殷郊左边屁股肿得有两指高，右边却和刚刚解开裤子之时毫无差别。松紧带相同的弹力带来截然不同的痛苦和欢愉。

殷郊一瞬间脑子一片空白。

等他回过神来，他被年轻的Dom抱在怀里。姬发让他跨坐在自己的身上，手指松松插入他汗湿的卷发。殷郊的屁股仍然抽痛着，射过的阴茎被束缚在裤子里，冷冷黏腻的湿意被面料传回给殷郊。

他被姬发打到高潮了。这个认知令殷郊打了个哆嗦。

“感觉还好吗？”姬发的声音顺着胸膛的震动传到殷郊的咽喉。年轻的Dom还戴着那面可笑的华丽的半面具，羽毛擦过殷郊的锁骨，疲倦的痒隔了更久才反应到殷郊的大脑。姬发已经从游戏里脱了出来，殷郊有点贪恋他有温度又有力度的手：“很好。”顿了顿，另一种热蹿上殷郊的脸庞，他那双大而柔软的草食动物眼睛在陷阱的底部闪烁：“也许，下次我们应该继续一起玩。”

“还是没有性？”姬发一只手扶着殷郊的腰，另一只手正了正面具。

“我现在收回这一条还来得及吗？”殷郊习惯性咬住了嘴唇，直视姬发那双如猎人一般的眼睛。

“当然可以。”姬发轻笑，毫无征兆地，他摘掉自己的面具露出光洁的脸庞：“我不在玩的时候，名字也是姬发。虽然有点奇怪，但我都是用真名玩的。”

殷郊手指按过姬发的嘴唇：“好巧，我也是。”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